

壽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一

光祿大夫徐兼太子太僕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翰林院編修男衡彙輯

尚寶司司丞孫勇時敏校梓

赴

召中途引疾疏

奏為輿疾赴

召委頓中途再懇

恩放還鄉以便調理以圖補報事比該臣以營

葬先臣哀勞成疾再疏辭免

恩命奉

聖旨

云

云

欽此伏念臣名跡至微身命至賤入

官之始已分捐糜今齒髮向衰報

國之日短矣敢復顧惜犬馬之身偃蹇功名

之會乎近者煩言叩

閤迫於誠款未蒙

嚴譴更荷

溫綸毋論臣之感激不敢偷一日之安即臣母

亦不能安臣之養矣賴天之靈病未即死

當於聞報之後擇定四月十六日扶侍臣

母登程會又以臣弟鼎爵病作不勝臣母

憂戀延至本月二十四日始克成行臣以

君言久宿惟有將勤可以補過一路戴星而進

兼道而馳歷過風濤之險臣竊自喜以爲

見

聖之期決在旬日不意行至某處某驛地方宿

疾大舉腦風腸風及寒熱嘔泄等症并於

三才圖會卷三十一
一時勢甚危劇然尚謂弱軀偶觸外邪可
服藥導引而愈也已復強行至某處訪醫
調理臣情牽赴

召諸藥亂投加之舟中鬱燠不習北地水土以
致元氣轉傷浸成委痼臣又竊自悲也以
爲

聖主在上旣嚮意用臣臣之妄庸可藉手以報
萬一者獨有垂老之筋骸僅存之喘息耳
而

恩過分逾福薄緣淺身未入

國門已中於陰陽之罰將來何以爾

深知塞

厚望而償餘負乎又臣前疏烏鳥之私止爲臣
母臣母雖在行然所過遇神必禱當饋必
歎未嘗時刻忘弟病也臣雖亦強食言笑
以安母心然念弟病於室身病於途一門
孤寡兩地憂懸未嘗不終夜伏枕吞聲而
泣也臣聞人有百疾惟七情之病爲難理

臣之壯也猶不能支何況臣母風燭之年而令強抑內顧之情以當長路跋涉之苦豈不危哉與言至此聲與淚隨進退之計愈難愈苦而愈不能拜

命矣今在

廷推轂臣者不過以匹夫礚礚之諒書生斷斷之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審此樸澁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連章

批獎之詞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榮藉相等臣之驚竄悸汗已自成疾况重以家門之私念末路之隱憂乎見今所在官司從行僮僕無一人不見臣涕泗顛連之狀者臣尚不欺外人忍欺

君父用敢不避再三之煩以丐母子垂絕之命以干

皇上始終曲成之恩伏惟

天慈俯垂幸察放臣生還田里侍母餘年臣不

勝詞窮氣竭至苦至危爲此具本

因事抗言求去疏

奏爲病朽立

朝不忍見驕臣挾權玩

主大肆傾危懇乞

聖明先

賜放還以避狂鋒以明微志事伏念臣猥以

一介草茅仰荷

天私起叅密勿昨者連章

批獎之辭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輝映千載

臣之遭遇天下莫不聞則其感激酬

知亦當不與在廷諸臣等而犬馬病甚霜露不

圖恐報

國之日短矣不勝欵欵之忠竊以爲

聖主在上明日月而威雷霆必臣等大臣先自

處於至清至公之地而後庶寮自無所容

其翕翕訛訛之私臣連日在閣時時與二

三同官言之意氣懸合真如斷金臣又竊

自許以爲一日未死之身可藉手以報
皇上端在於此退而見人言籍籍皆指目前御
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怙寵驕狂之狀念
此三臣者在植則臣之教習門生在東之
可立則臣山居時蒙其特疏舉薦者也悠
悠世情誰無知己之感臣誠痛此三臣以
蹇諤敢言之名膺

特達非常之遇而年少氣盛不自愛惜遂令紛
紛至此因力爲衆中分解明其立心制行

之無他而却於聞見切磋責其居功用才
之未善臣又竊自以爲臣真三臣之益友
而三臣亦且口噤色沮信臣之教矣不意
狂鋒愈熾暗械滿胃本月初一日乘大學
士申時行往

壽宮動土行禮驀投一疏以大峪山風水爲名
追論前尚書徐學謨主張之不當而語次
并傷時行臣姑不暇爲時行辯但請

皇上試觀三臣如此蹤跡如此機穽果是光明

正大之人否夫使前地果不佳則三臣一
向安在必待匆匆興工吉日而後言又使
三臣果別有真聞真見則舉朝何無一人
議及而偏此三臣一時意見偶合如此
皇上試面問此三臣書生少年何自知風水之
說臣竊料此三臣情見勢窮必且曰傳之
術師之口也夫術師相破自古而然三臣
既非專門何以知前人稱善者之非後人
駁議者之是

皇上試察此情公乎私乎大峪山之始定也聞
皇上親閱諸山願指而決徐學謨即嘗從中贊
成亦猶植等諸臣書生道聽之見而已今
諸臣夢中評夢已自影響而又以根株漫
引加人不忠不孝之名而自處其身於獻
芹食桃鄙野近幸之愛主

皇上試又以爲忠乎佞乎去年丁此呂之䟽上
也臣偶讀邸報有傳科塲曖昧之

旨是閣臣所擬者臣不覺失驚歎曰此誤矣何

以知科場之曖昧而預爲解也已讀吏部
覆疏至引王連趙文華則又歎曰誤矣柰
何以鳥獸律人已讀陸光祖疏則又歎曰
誤矣奈何欲以口語盡逐言官已讀九卿
潘季馴等疏則又歎曰誤矣奈何反追爲
張居正訟寃已趨

召至中途讀孫蔡二御史疏則又歎曰誤矣奈
何以小青盡汚人生平大節凡此皆臣之
私論然始入

國門不惜一二爲同官言之蓋真謂諸臣之
可教而大臣處之或未必盡善也以今而
觀畢竟閣部無一毫成心而諸臣三五爲
曹日夜相搆而騁蘇張捍闔之談神鬼變
習之術正猶優人之舞於幕公然塗面裸
形全不知耻似此舉動何事不爲臣於此
時斷乎不能復爲諸臣解矣臣聞大臣不
能帥羣臣當去師不能訓弟子當去老成
而爲惡少年所推當去臣負此三當去義

無可一日立朝之理所有愚懷耿耿抱不平之慨其說有八敢盡爲

皇上先陳其槩而後及臣之私當張居正馮保事初發時

皇上試自揣獨聞獨見之中果毫無端倪盡假耳目於諸臣乎將

聖志已定僉謀大同而言者適投其會也夫將順之與匡救難易懸殊觸忤之與受賞利害全別而諸臣睢睢盱盱槩自附于吳中

行趙用賢等嬰鱗折檻之黨此其不平一矣

皇上明燭群奸天旋地轉乃千古非常舉動然猶推功言者陞叙加等而諸臣顧反盡攘天功臣

主異趨此其不平二矣古人默則成象語則成文蕭規曹隨摠之期於濟國而諸臣近乃創爲一種風尚以爲普天之下除却建言之臣別無人品而建言之中除却掇括張

馮舊事別無同志此其不平三矣蓋臣嘗
私譬張居正之門客如羣娼之倚市勞來
送往取適一時耳今冰山旣泮黃犬成空
士有勸輸漬酒不忘死生之交者鮮矣况
本非安石誰爲章蔡肉朽骨而噓寒燼以
何爲名天下豈更有此至愚至拙之人哉
而諸臣動稱報復真成囁語此其不平四
矣周公之功也衛武之耄也而兀兀抑抑
虞悔吝之且及也况乎以中人之資乘一
言之會不階不媒起越

朝右如花之始發正雨欺風妬之時而悍然
遽自以其暗鳴睥睨之態日尋矛盾惟敵
是求此其不平五矣人情雖甚愛不能廉
盜跖甚憎不能溷伯夷甚變亦不能朝夷
而暮跖則其公論定也今在廷大臣如許
國楊巍舒化輩諸臣不嘗交口贊譽以爲
正人君子哉此一言相左則疵釁橫生日
相謀剗刃其腹而陰求其短王尊一人乍

賢乍佞令人復安所取信此其不平六矣
大臣主持

朝綱乃一味濡忍涵納原非中道今大學士
申時行泊然處中唾面不拭以強陪諸臣
之嘖咲不過爲重

國體惜人才耳乃諸臣見其弱則愈以爲不
足畏而凌之受其容則愈以爲糜我而疑
之被論則以爲嗾人攻之求去而票允則
以爲逐之票留則又以爲苦之或票雖留

而

旨欠温則又以爲陽順

上意而陰忌之喘息縱橫千荆萬棘令人無路
可趨無門可解

皇上試觀典籍自古及今豈有人臣操

天子之權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而
朝綱不亂

國是不淆者乎此其不平七矣又臣嘗閱諸

臣前後爭辨之疏無論惡言碎語狼藉難

聞即其高自標榜一則曰孤臣一則曰善類臣請就其言而折之夫古以孤臣孽子並稱此爲臣子不得意於君父者言也今諸臣自謂得君乎不得君乎

朝廷之上敢瞋目而語難者何也臣以爲此其臣不孤語稱舜跖之分在善與利今之悻悻豈盡爲公得無爭先於徑路患失於鳳池者乎又得無憑城社而盜威福者乎即如近日

皇上之用臣也

儼然出徵書於

內簡付公論於

廷推而一二在外散局小臣已有輒據爲齒牙贊襄之助者臣以爲此其類未必善凡此皆瞞天大言鬼目駭耳而諸臣居之不疑此其不平八也夫此八不平者使其說出於張居正所薦引及與諸臣摩肩競進之人則尚可指之曰黨曰忌曰素所不悅

也今臣乃居正切齒之讐而又諸臣所嚴
事推轂之友使酸鹹臭味尚可和調國論
人情不至十分顛倒臣非異物豈有反攻
同志而快仇讐者哉嗟乎諸臣可以跼蹐
愧而

皇上亦可以深長思矣臣山居八年朽株枯木
原不適

廊廟之用况值此千載難遇之時事千載難
遇之

主天清日明本無一事而不幸爲驕臣苦爭無
影之是非使

朝堂爲訟場而

宮府爲虛位大臣皆重足膠手於風波偏側
之中而市井僻邪千人所指如馬應圖輩
反得藉建言之名以逃考察而希榮進臣
誠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度言輕力駑不能
有所匡正惟有去耳今日之言雖明可對
君父幽可質鬼神然必臣之身退而後臣之志

三才集卷三十一
明不然則諸臣又以爲回護同官苟貪伴
食臣旣義不借諸臣之譽則亦不能復受
諸臣之毀伏望

先將臣放歸田里然後徐察諸臣公私忠
佞之狀盡攬威權一新視聽毋令天下萬
世有有

君無臣之歎臣雖伏死先臣松楸有餘榮已臣
不勝憂危懇迫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賫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李植等先因言事有功不次超擢正合奉
公守職圖報國恩乃輒敢誣構擠排驕橫生
事覽卿所奏朕已洞悉李植等已薄罰了卿
端亮謹直正賴匡扶國是豈可遽自乞休宜
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謝

賜羅衣疏

閏九月十二日

上閱定壽宮

上御感恩殿賜閣臣衣帶等物臣錫爵

賜羅衣二襲疏謝云伏念臣升

朝三月未攄補袞之忠扈

蹕一行疊荷解衣之貺輝騰在筭愧切濡梁仰

惟

皇上

大孝承親

沉幾照物

周原卜壤培萬年天保之基

禹範稽謀辨三至人言之惑肆

屬車之再駕廼

初筮之果諧臣猥以近僚叨陪未從周旋

大麓徒瞻佳氣以增歡肅奉

清遊欲贊

睿謨而莫措詎期

特眷曲軫微勞寵渙

玉音榮頒

珍綺三英炳若出巧製于天機五采燁然分

竒章于銀漢矧應授衣之候真如挾纊之

温被服

華恩敬擬岡陵而祝

壽彌縫闕職敢辭夙夜以宣勞臣不勝

云云

引疾給假疏

奏為患病給假事臣于本月十五日偶感前

疾并寒熱身痛等症一向勉強進閣供事

不敢

上聞至二十五日該文書官送本會票之後忽

虛火上冲昏暈仆地移時方醒見今臥病

在家有妨

朝講伏乞

聖恩准臣給假調理候痊可即出供職謹具

奏

聞

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調攝痊可即出輔理吏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奏爲伏蒙

聖恩特遣

御前牌子孫朝齋

賜臣錫爵鮮猪一口鮮羊一羖甜醬瓜茄一罈
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卧榻叩頭祇領
訖伏念臣本以衰殘擢自廢朽犬馬之力
曾靡效于涓埃蒲柳之資已遽嬰于疾疢
竊自憐悼負此遭逢惟

聖主少裁高厚之恩斯微臣庶逭陰陽之罰豈
圖餘喘曲軫

宸慈爰勤

中使之特臨並錫

尚方之諸品精糗色瑩兼分醴醪之春雜俎
香浮更藉牲牲之旨用以佐刀圭而施上
藥因之扶羸瘵而制頽齡受

寵彌隆循涯愈溢挹

金莖之湛露勉效加餐叅

玉鼎之和羹終虞覆餗祇三肅而拜

賜期一飯以輸忠臣不勝感激荷戴之至緣伏

祝不能

廷謝謹具本奏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求去疏

奏爲脾疾沉綿不堪輔理懇乞

天慈俯賜骸骨還鄉以終

恩造事昨該臣於閏九月二十八日荷蒙

聖恩以臣患病

欽准給假調攝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蒙

特遣內臣頒賜酒米蔬肉等物臣糞土微賤之
身乃至以疾憂

君父

慈旨優溫

寵數蕃渥臣雖病也口尚能啣

造物之恩心尚能識報

主之分豈有升朝數月寸勞未展而遽忍言去

者乎伏自得請在假以來所延致醫生夏
惟勤等以十數而治療之術亦且百方蓋
消補兼施寒溫雜進者浹旬於茲矣臣雖
病也又豈不知欲速之無功衆咻之難信
哉誠疾痛怵迫之中貪奉

清光坐憂曠職而徼幸於萬有一分之效耳豈
圖外症未除而內元已竭宿疴方痼而新
疾復生連日痰涎壅盛步履艱難飲食滯
停瀉痢頻數心脾項背腰脊之間無處不

痛臣親檢方書云是七情憂患所感脾氣
積傷漸成鼓脹非醫藥所能即愈臣竊自
悲也以爲犬馬怙恃之身在

國惟

君在家惟母有如粹先朝露進不成報

君退不成將母與自捐溝瀆者何異臣於此時
乃始思草疏乞骸踟躕未敢而臣弟鼎爵
病危之報又至矣痛惟先臣早背止遺此
煢煢二孤而皆朝不圖暮况北弟南有生

離死別之感加以七旬衰母兩地憂懸風
燭之命且惴惴不保而臣也一身憔悴之
餘耳呻吟而目涕淚獨奈何復望策駑起
蹶踴躍功名之會哉伏惟

皇上前者非時召臣不次用臣近復

垂聽瞽言而

特旨留臣

君父之恩豈有終極顧臣福薄不足以堪力罷
不足以報以致鬼神忌盈自貽咎疾揆之

王文獻公文集卷三十一
愚分決當知止伏望

皇上察臣垂死不欺之誠憐臣觸藩至苦之狀
早

賜骸骨生還田里庶臣外不憂尸祿曠官之罪
而內又得以便一門骨肉養孤扶老之私
臣疲瘡殘息幸不即死異時或尚能矢銜
結而償餘負不可知也臨疏不勝母子涕
淚顙

天請

命之至

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

遣醫視疾疏

奏爲伏蒙

聖恩以臣患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特遣太醫院院判朱儒等五員診視該各官
看得臣六脉浮弦芤數脾胃兩傷皆心經
憂鬱之氣傳結肺臟以致腹滿腸秘頭暈
體虛飲食不消腰背作痛等症竊念臣之
得疾本自憂生至其致災亦由福過而經
旬在告已蒙

優假之仁垂死乞身更荷

眷留之渥南捫心而自愧思避

寵之無由乃茲

聖諭之親傳更

遣國醫而下視分

尚方之劑固將收效於刀圭發蔀屋之春更
欲回生於沉痾臣有何緣分徼此

曠恩蒲柳之資易凋深慙培植犬馬之年未盡
但誓捐糜除聞

命供設香案迎接併臣在床褥間扶掖叩頭外
爲此具本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再疏

奏爲再陳病苦真情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俯容辭任回籍以全母子餘生事昨該臣
於本月初十日以脾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名跡至微

身命至賤入官之始已分捐糜今年齒向

衰遇

主徼榮至此此

恩之必不可負義之必不可逃而亦時之必不
可失者也臣伏枕無事之中夜氣尤清其
於私情公義之重輕出處進退之大節亦
旣反側再三念之至酸矣且夫志士感知
不忘一飯而臣乃在野再徼在

朝三錫口厭

大官之饌身披極品之衣臥病軫國醫之視
乞身蒙

華袞之袞臣即欲自絕無論此心難欺而天地
亦豈有容此不祥之人者頃之匆匆叩

闈委非得已蓋肺腑之病已困劣而難支骨肉
之虞又煩寃而并集惟幸早解機務免於
素餐或尚可懺積愆而徼餘福耳今下誠
未遂

天眷彌隆而臣且一面憂身一面憂母又一面
懷負

恩曠職之懼以致心神愈耗脾氣轉傷泄痢無
時昏暈加數此醫官朱儒等望形而知其
已病切脉而爲之隱憂者也臣聞

君臣之間真是一體臣苟不欺其
君則不論盡忠之與補過皆爲報稱君苟不疑
其臣則不論栽培之與休養皆爲

恩澤今臣幽憂難愈之內疾羣醫旣能言之而
眩暈不測之顯證同官又莫不見之臣之

不欺

皇上其已明矣而

皇上之深知渥寵加於臣身者其亦已無餘憾矣若尚以

三朝舊物未即吐棄則賜之畎畝未盡之生以終烏鳥一日之養其爲

恩禮不又加於尋常萬萬哉見今垂死病弟息耗杳然臣母子餘生愈孤愈苦母不能一日舍臣而獨歸臣不能一日離母而獨處

以私情言之既有俱傷兩敗之憂且輔理重任物望所關臣之一身固不足惜有如天顏咫尺之下朝班萬衆之中仍復如前顛仆隕越震驚觀聽豈不羞堂陛而玷冠裳以國體言之又有求榮反辱之累臣誠情極道窮計無所出不得不再陳危苦至切之詞以干終始

曲成之造

皇上即幸而聽臣則不惟下全臣身上全臣母

而密勿輔理之地不至久掛空名坐妨賢路於私情

國體各獲所安臣無任疾痛呼天哀祈叩請之至

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忽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引疾三疏

奏爲

恩深義重情迫辭窮昧死再干

天慈俯從前請以責後報事昨該臣於十月十
九日再疏乞歸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忽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錫爵病耗怫鬱
不識進退再以私情上干

斧鉞之誅臣之罪大矣伏讀

御批不惟涵貸彌弘慰留愈切而凜然大義嚴
詞又有出於家人父子提耳教訓之外者
臣於此時不覺一字一淚一字一顙已誓
此身畢命鞭箠之下而臣母亦且義激於
中誓不復以家事關臣矣不意本月二十
七日臣男監生衡信到內稱臣弟原任河
南提學副使鼎爵已於閏九月二十五日
病故臣母聞報晝夜哀號寢食俱廢見今
亦患左脇刺痛咽喉面目俱發腫不能起
牀臣竊自傷家門薄祐骨肉凋殘至此目
前止有一母一子形影相倚而皆窮愁旅
邸宛轉牀榻之間又至此臣宿疾新憂外
纏內迫以致心血不復歸肝脾土轉成下
陷腦風腸風及嘔逆泄痢等證種種作劇
茫無痊可之期昨者恭遇

長至今節僅於私家設案焚香扶掖叩頭遙
祝

聖壽猶喘呷悸汗不能成禮何況咫尺

威顏之近奔走職事之煩而尚有可望引袖班
行參禪

袞闕者乎臣聞人臣之義不得存身何況有家
然就家國之重輕而論則私不勝公情不
掩義臣雖不敏數奉教於君子矣就事勢
之緩急而論則堂堂

盛朝茅茹彙征之時即無臣等以百數何虧於
國而臣母區區所恃以託命者獨臣一身臣
之區區所恃以報母者又獨此一日此臣

所以早夜呼

天飲涕而疾愈困請愈亟者也且今

皇上所以嚮意用臣

屢旨留臣不過謂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斷之
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審此
樸遯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加之憂病
支離精神失惑捐糜未效溝壑且填臣即
欲隱忍榮次而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皇上亦安用此無用之臣爲哉臣新奉
嚴旨不容再辭今日之言不惟

皇上所不欲聞而臣之初心亦豈願有此也但
以節次苦情弟亡母病原在奉

旨以後之事尚未徹聞

天聽或有餘悲用敢再乞其朝露之身以終烏

鳥之養

皇上儻幸哀而許之臣雖病也一時野人獻曝
駑馬思軒豈遂敢自外哉蓋昔人有言報

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矣臣情迫辭窮不得
不藉口斯語庶以爲酌

知補過之地云爲此具本謹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但輔弼重臣奉公爲急宜
勉思大義痊可即出贊理以副朕眷慎勿又
辭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疏

奏爲察典屆期遵例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肅臣工事臣惟

國家六年考察之典所以澄汰九流訓齊百職而廷臣中之有閣臣乃總筦樞機非常之任也閣臣中之有臣則又拔起淪廢非常之知也夫非常之任豈宜以常人居而非常之知又豈宜以常理報者哉臣於此時即日月奏功頂踵效命揆之塵忝尚有餘慙今待罪兩涉年矣進不能納誨輔德抒自靖之忠退不能推賢讓能廣交修之益

上責之以主持

國是而臣望輕不足以鎮俗

上責之以贊襄化理而臣識闇不足以通方臣竊自審於羣臣中負

知曠職無如臣者惟是涇涇挈瓶之智碌碌抱槩之能苟幸無事粗足自守今歲比大旱

帑無宿儲道殫不收塞候時警此豈臣養
愚藏拙之時而亦豈

皇上納污容垢之日哉且臣聞之官先論相所
以清化源而風有位也法先論貴所以肅
政紀而示至公也臣雖駑冗以法以官不
當在庶寮之後若使

明主爲臣而惜法則天下必有因臣而議法者
矣故臣願以不肖之身首俟
斥免不惟邇列肅清

公典加重亦使在廷博聞方正之士得闢門
遵路而入臣之無狀不久妨賢天下亦或
有諒其晚節者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直諫清望素隆朕簡任
方殷豈可引例求退宜益殫猷爲贊成治理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書成辭免

恩命疏

奏爲揣分量功辭免非常

恩命事奉

旨 云云 欽此臣聞

命自天跼踖流汗罔知所措竊念臣斗筭末品
犬馬病身本非受爵祿之器

皇上旣過誤用之而頃之大計陳免又過誤留
之臣之自揣無論賚

大政決大疑不足仰稱

任使之萬一即姑以纂修一事言之先是萬曆

改元之四年有

詔重修會典臣雖備員副摠裁然此時正屬諸

司文案未齊該局義例未定之日史臣無

一事可藉手者數年之後始漸次屬草會

臣又以乞身久廢始再起爲今官而書之

成者已十八九臣按籍茫然第能粗涉事

迹稍正句讀耳已由前言之則臣乃無事

而餐由後言之則臣乃不耕而獲今署名

卷尾亦已厚幸而殊爵顯賞反加衆人之

前臣復何心可以安之何顏可以受之且夫宮階一品班已筮於孤卿殿學兼銜寵更馳於四世自昔佐命鼎畫之臣有資累考而不得者臣草莽升

朝一旦躡躡至此器既滿不可復酌負方重不可復載此臣之所爲懼也職在政事無所裨益潤色而但與槩工墨吏分尺寸之勞每當披校至兵馬錢穀之昔贏而今耗文墨議論之昔簡而今繁

禁旅之濫藉日增

上供之年例日溢臣乃罪之不任而獨功之任又臣之所大愧也伏惟

堯舜在上賞必當功名必效實豈可曲私左右之臣重爲鉅典之辱臣之愚怯委不自安所有前項

恩命懇祈

賜免惟

皇上哀而許之乃不惟爲

三才集卷三十一
國家惜名器亦所以爲臣惜福也臣無任感
激戰悚俟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奉

聖旨卿揔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彛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奏爲再瀝悃誠懇辭超敘以明臣節以安愚
分事昨該臣以書成加

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揔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彛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一
介艸茅上荷我

皇上非常特達之眷報未伸而
恩復至辭方控而

旨愈溫臣雖至愚益亦知彛典之爲重

成命之當遵矣况纂修衆人之事何苦而必欲
矯情立異以博遜讓之名哉惟是前疏所
陳原據在閣在館日月功次與同官二臣
終始效勞者不同而二臣止於本品量兼
俸秩臣乃以二品躡躋一品二臣自當受
臣自當辭乃事理人情之必不容冒昧者
夫抱關一命梓匠賤工上不可以苟榮下
不可以苟食此自古

國家綜覈至嚴之典大臣所宜率先庶僚共
效功實者也臣伏自前年奉

召入

國門首以

廟堂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忠告第一義
言未絕口而身自開僥倖之門源之不清
流將安止蓋臣嘗聞

祖宗朝三楊學士在內閣最親最久而官品不
加然至今論者猶咨咨豔三臣之得君何
則樞機重地帷幄親臣正不必累資而計

遷循爵而論貴也臣今見以尚書辦事品
高祿厚遠過三臣在

成祖時

皇上倘必欲按行

累朝彙典加優臣等

法宮廣殿一日

賜之三接令得陳見聞效得失於前臣之榮藉
且以萬倍何必拜官加秩然後為隆眷哉
臣誠知煩言黷

莫無所逃罪顧心之所不安不敢避嫌而遂止
義之所不可不敢從衆而常辭此所以後
徨夙夜怵迫肺肝而冒譴哀祈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苦誠惜臣之微節

特寢成命免其再有干煩則臣亦當仰體

天慈不敢盡虛

恩賜請量受二品應得

誥命以榮臣雖賞不及期總為叨冒而罪均逃

重尚可苟安臣不勝丹誠懇款銜
恩委命之切為此具本親齋奏
聞

上不允命文書房持疏至閣令稟擬如故同官
時行奏云二臣懇切向臣言委實惶恐其
辭萬無矯飾強臣擬准辭一票以俟

聖裁

上准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皆令勉承勿
辭

三十一卷終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一

引疾乞休疏

奏為夙疾成痼痊可無期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昨該臣以患病給

假荷蒙

恩允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又蒙

遣內臣頒賜酒米蔬饌等物伏念臣猥以採

薪末疾久臥私家咫尺

清光莫遂瞻依之願駢蕃

寵錫祇增尸素之羞臣之引領望痊跂足思起

不待

皇上之敦諭也且

大恩未報末路有幾臣出山初志謂何忍遽言
去哉緣臣年近六旬病非一證自先臣見
背之後內則以死喪怵惕而傷其神外則
以進退狼狽而撓其慮以致舉體氣血無
一處不虛項背腰膂胃腕之間無一處不

痛而復瘡痢時作痰涎上壅吞酸食嗜漸
成關隔臣一向與同官二臣言之非至今
日昏暈始稱病也惟是徼天之幸方內小
安北荒或南尚稔民勞或

主不憂故臣得以衰罷俛仰其間在公無過以
當職業退食安寢以當藥餌今則南北災
傷幾無完土公私困急日抱隱憂臣備位
弼丞縱無疾病猶當按古人災異策免故
事牝馬棧車以失職待譴矧一疾侵尋百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方未效豈可使政本燮和之地而尚容淹
滯不祥之人班行大衆之中而屢見傾跌
失容之事乎據醫官朱儒徐春甫等胗臣
之脉僉謂臣病由鬱生必須屏事忘情方
可望愈夫爲臣而至於屏事忘情此復可
補於

國家而亦豈所宜言於

君父前者然念

皇上苟責臣異日之報則必愛臣今日之生苟
寬臣失職之誅則當全臣知止之分若但
以簪履舊物未忍棄捐俾日飽大官坐擁
虛位則臣職業愈曠憂病愈深縱未即死
而幽何以辭神理之罰明何以謝當官之
謗然則

皇上與其他日以譴去臣孰若聽臣今日以疾
而自引去也與其外存體面而留臣之身
又孰若內推腹心而保臣之命也伏惟

天地至大

堯舜至仁疾痛呼號何所不察倘蒙早垂
聖斷許以生還則臣畎畝未盡之年孰非銜結
報

恩之日臣不勝悚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
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
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奏伏蒙

皇上遣

御前牌子

賜臣猪羊等物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
庸庸久塵

密勿力未輸於犬馬病已中于膏肓方蒙
優假以偷安更軫

鴻慈而賜賚綴衣輟

御驚顛使之自

天

尚食匪頒荷多儀之及物啓芝囊而授粢兼羸
雜款之芬分桂醕以調羹載備嘉牲之俎
豈揆殘息獲此嘘培承露金莖

清燕恍陪於

法從含香積寶大藥疑授於醫王臣蒲質早凋
葵心夙矢望

九重而扶拜期一飯以不忘雖才踈鼎鍊之調
深虞折足乃志感壺餐之報願效捐軀臣

不勝感激荷戴之至

引疾乞休再疏

奏爲再陳久病危誠乞

恩俯賜骸骨還鄉以圖後報事昨該臣以患病
乞休

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
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
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伏

惟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其恩則父母也無論

深知特拔千載難逢小人之分久知死所即今
疾痛支離之中而

皇上之憂臣慰臣留臣任臣亦豈臣之所宜自
棄而自外也連日以來臣之羹墻寤寐無
一日不在

皇上之側而屏遠百事以專醫藥坐臥重帷以
避風寒亦無一日不爲早出見

皇上之計則臣之志其亦可憐矣顧病根深錮
茫無措手方徒試而不靈神欲守而愈亂
見今

宮闈大慶歡藉普天而臣稱

賀不在班受

賞不能

謝則臣之力已窮而氣已竭其又可悲矣敢

更避煩瀆之嫌冒

寵榮而虛職事哉臣伏自蒙

恩登用久閱歲華積過滋多無功可紀每服老
氏知止之訓慙然有槩於心以爲人臣有
二宜止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大臣立朝
之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庸臣量已
之明也臣庸臣也當官輔理之效旣碌碌
如彼而負薪犬馬之憂又奄奄如此斯真
所謂不能則止之時臣之所宜自量也夫
主恩浩蕩何涯之有然高爵厚祿猶可以勉承
而

國計民生不可以臥理

皇上茲責臣以經國勉臣以濟民乃是更增臣
一重病案臣之不能抑又審矣又臣門祚
單孑一身一子之外並無以次人丁而先
窆未安待臣歸土母哀日甚待臣終養凡
此皆臣一生未了之事不可委之他人雖
身賤鴻毛而義關九鼎此所以病馬思軒
雖期於效死而巢烏反哺終冀於生還者
也臣今曠職已久病中萬緒何念不生然

國恩未酬猶應將來之可補閣務不理尚希
聖主之能寬若病已深而強出情既苦而諱言
則臣先無此身安能致身負
君負親寧可復贖伏望

皇上憫臣疾痛呼

天出於誠懇察臣螻蟻惜命匪博名高特

賜俞允俾就故鄉水土醫藥以終天年則臣之
死生進退揔荷

併蒙夫亦愈知所以爲報矣臣無任激切祈請

之至

奉

聖旨卿起家未久正當忘身報國共濟時艱况
聞疾已小愈何忍再疏求去宜遵前旨即出
輔理還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意該部知道
引言再申前

請疏

奏爲病臣知止偶觸同然懇乞

聖明特採公論俯遂微誠以終

恩造以勵廉耻事近該臣以久病兩疏乞休荷
蒙

皇上累旨眷留仍

遣官

敦諭恩深禮重義正詞嚴臣誠不勝感激涕洟
彷徨汗悚蓋至此而知

君父有必不可逃之命人臣有必不可私之身
矣連日以來強自支策擬以本月初九日
報名次日

廷見然羸軀見骨殘喘如絲惟恐隕越

威顏之下羞

朝堂而辱視聽也會徵天幸科臣陳舜適有
甄別大臣年力才品之疏臣一聞此言不
覺慙喜兼懷毛骨俱竦夫人心有所同然
而事理可以觸類科臣之言雖不爲臣而
內稱止足之分廉耻之節古義凜然有若
代爲臣言者臣庸臣也上之不敢望高蹈
遠舉墨守繩趨希達人處士之節下之亦

三才圖會卷三十一
九
不敢局趨遯尾苟避譏嫌辜千載一時之
遇至於自揣其精神力量不能鼓舞則臣前兩
疏歷歷陳之又有若預爲科臣左券者
皇上試採之公論如此驗之臣言如彼其

哀臣信臣全臣將不待臣之呈身見面而決
矣臣又惟大夫七十引年自關彛典然人
之受才受氣寸長尺短正自難齊有八十
膺揚六十射策者亦有少即善病壯而成
翁者故古之帝王諏經問律但曰老臣不

曰病臣考德類能但容久任不容久病也
臣今年雖未至病則已深醲續而衣時猶
覺寒數米而食時猶覺噎即今引年諸臣
中未有如臣之尪羸衰颯者兩年之間在
閣昏暈者三次在家二次在班一次即今
引疾諸臣中亦未有如臣之彰明顯著者
科臣之言爲

皇上權恩禮臣之言又爲科臣廣忠告

皇上即必欲甄別年力材品於諸臣中擇取宜

去請自臣始蓋臣近日方艸有乞骸第三
疏而未敢

上內有云今日之以真病真情推賢自代即
所以報

皇上而他日之以力田孝弟教道鄉里亦即所
以報

皇上也自處雖過然科臣疏尾表正鄉閭矜式
後生之語其隱然厚待臣等更重於臣之
自待而臣乃愈足藉口爲犬馬圖報之地
矣臣無任情迫言煩哀懇激切之至

考滿謝

賜羊酒鈔錠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臣歷二品俸三年考滿
特遣

御前牌子陳朝齋

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臣謹焚香叩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孱庸擢自廢隱沐
浴

大造思塵露以何裨荏苒流光感歲月之易得
茲當滿考積有餘譽上無弼諧蹇蹇之忠
下鮮弘濟元元之畧糜

大官之月俸涯量已逾書執秩之年勞心顏
滋醜豈意未捐之舊物更厯

蕃錫之

殊恩

發上幣於漢庭寶鏹倍千緡之算

分大烹於周鼎珍牢兼九醞之甘謹稽首以登
嘉重拊躬而愧惕小人屬厭誓不存溫飽
之私天道惡盈願益持止足之戒臣不勝
感激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本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辭免

恩命疏

奏爲披瀝悃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臣以二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次輔簡任密勿協贊忠勤茲當滿考勞績茂著着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廕一子入監讀書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臣聞

命自天不勝徬徨感悚萬愧集衷伏念臣通藉

二紀在告七年愚拙之分誓捐草野臣之始望原不至今官而又以質衰於蒲柳病痼於膏肓前後六章避位累息焦腸僅支隙晷臣又豈望至今日哉伏惟

聖主之恩不可勝量臣之微幸不可勝慙三年以來曠官尸祿之咎不可勝紀然

上已過而私臣主爵之吏且隨而譽臣臣無以自考爲也姑就以目前時事徵之北乾南潦軍訌民咨河決火妖所在告警臣曾有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一籌消弭之效否乎維時

明主方勤罪已之言元臣屢控辭
恩之請而近又會百官奉

諭修省之期臣備位弼丞義均休戚今縱不能
以區區腐身餒肉療饑炙臂分痛猶庶幾
惜福可以禳災知止可以不殆也乃茲

明廷奏課旣逌黜幽

中使匪頒且叨素食若更偃然受爵於待放
之時蒙

寵於

主憂之日

上天方怒豈復貫臣朝野清議又誰原臣臣不
惟身之隕越是懼而且上爲

國家羞爲名器惜矣臣雖狗駮業已躡足功
名何敢更沽廉讓但以

宮階上遙乎孤卿

命秩兼賤乎累世往歲書成類敘猶愧因人矧
今歲滿特加彌當量已此所以三復

溫綸一字一汗而不得不備瀝循墻之悃以干
轉圜之聽者也令甲廷臣滿考次日即當移部
引

奏而臣延至逾月之久又不敢僭援元臣預
辭之例此肝腑至誠委屬惶恐與故事陳
讓不同伏望

皇上特准收回成命以待臣桑榆末路粗有一
事可以塞責者而後
申詔有司平其賞罰庶

清朝之課典不輕微臣之官謗可逭矣臣無
任銜

恩激切引分祈懇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彛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奏爲引分再瀝危誠懇辭

恩命事昨蒙

皇上以臣考滿加

恩隨該臣具辭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
惟人臣以受寵爲榮以從命爲順臣今處
人之所甚榮行人之所甚順豈有反飾讓
以要名辭

寵以易罪者哉顧嘗反覆三思章句迂儒山林

廢隱

皇上即家召起躡躡今官

息已過矣受

命之初愚不量力以爲捧土可以增山岳之高
策駑可以附騏驥之足今碌碌伴食亦旣
三年無銖黍寸尺之效志又已久負矣臣
聞古志有之

君功見選吏臣功見安民又曰罪莫大於好
進辱莫大於不知耻臣之固陋即萬萬不

敢當

皇上公忠亮直之衷至於矢一得而佐民艱循
微分而遠身耻乃中人冗吏之所能而臣
職在樞機心非木石若進不關水旱疾疫
之憂退復不自安下愚不肖之分穹階顯
賞非據濫膺則在

廷豈有此苟冒無耻之人而自古亦豈有此
盛滿不覆之器哉臣又聞人臣于功名之
際或先功而後賞或先賞而後有功以副

之皆可以無愧臣今考前功則東隅之悔
莫追課後效則桑榆之日且短即如昨者
恩命甫下而臣母暴泄嘔血勢甚危殆臣心膽
糜碎遂至連日不能進閣此近事福薄之
明效臣之憂懼不獨爲身而且遺之親矣
興言及此萬緒茫然一切逃名好名之念
都不能自有伏望

皇上察其囁嚅未控之苦心全其固滯不移之
愚性闕其前後辭

恩引疾之誠請所有前項

恩典特賜允辭此乃爲臣留寵於後惜福及親
聖主所行孰非故事又孰非恩澤也若尚以閣
臣體貌不可盡爲異同則斟酌裁減自在
皇上處臣安地而非臣之所敢自言矣臣不勝
感激愧汗瀆冒隕越之至

壽宮加

恩辭廕疏

奏爲瀝悃量功懇辭

恩廕事本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本部節奉

聖旨

云

云

欽此仰惟

皇上恪遵

祖制鼎建

壽宮以預培億萬年福祿綿永邦家熾隆之基
甚盛舉也語形勝則山朝水拱本自天成
遡考卜則龜叶筮從實由

睿斷而中外在工諸執事藉

九廟之寵靈因羣情之和喜其矢力奏功且不

待爵賞而加勸况如臣等何勞之有哉
皇上若以慶典維新欲上順天休以
恩飭喜則先年經始之初臣固已蒙
加秩豈容再叨臣錫爵原未與事無所徼福
矣

皇上若又以

大工垂就欲下酬人勞以賞行勸則見在執事
人負大者調度次者奔走各有所當受之
名而臣等不知何名也雖節年屢扈

大駕間從元輔皆信宿往返樂觀成事比於羣
臣披荆蒙霧轉石負土之勞盖恒河中之
一沙而事內所蒙衣帶金綺之

賜事外所蒙贈封陞廕之

恩此豈不足以酬臣等而更須分水衡將作之
功耶夫報工報捷不敘閣臣

詔畧尚未乾也當時

皇上豈有靳於臣等其或以臣等職業專而心
膺親庖祝之事無相及也又或以臣等粗

知分涯方相與努力爲破俗遠耻之行
前朝之誤恩不足據以爲定例也今元輔時
行奉有督工

專勅猶尚以

近旨深辭而臣等乃更不待言矣

皇上之聽臣等更當不待其辭之畢矣爲此披

瀝

上陳除銀兩表裏隨衆祇領另日報名

廷謝外其廕子非常

恩命伏望

皇上即賜收回以信

明旨以安愚衷臣不勝且感且激懇款待

命之至

奉

聖旨吉典敷恩卿等輔弼重臣贊襄多績宜同
休慶廕敘已有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論救言官公疏

題昨該臣等以御史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

職臣等當即出閣具本自陳待罪此非矯飾蓋真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詔旨俱出臣等稟擬之手原非上意則人情自定

聖德有光矣今日元輔時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問臣不勝感懼不勝愧苦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救外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

臣不同雖拔擢自

天薦舉由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實以先年張居正爲奪情事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出頭誚讓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縱不能道揚

主德維持

國論何忍見

三才圖會卷三十一
朝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
臣外援忤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
以沮衆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

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於地下明何
以謝舉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
正之鬼責哉夫微臣一身輕於一羽使萬
萬蒙詬而有益於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旣以不肖有連累
言官之名而又并累

皇上有爲臣等涕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
朝而且一日不可爲人矣連日以來因突亡
女成疾正思乞骸偶見人情洶洶黽勉出
閣思爲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
之時也伏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
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衆怒如火流言滿途

三才集 卷三十二
皇上之留臣等實趣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
出之日耳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

因事陳言疏

奏爲奉職無狀乞

賜罷斥兼陳忠悃以裨

聖德事伏念臣之

遭遇拔擢四年於茲矣中間屢辭屢留再陛
再磨

如天之恩且不能縷舉即如近日么磨一女之

事而特厯

手劄傳慰藹然家人父子之情且

諭以勿再託陳有負倚任臣感

恩伏泣滄溟未收此時縱有必不忍割之情必
不可起之疾已遭

諭一切拚捨不敢復言顧念大臣立

朝期于盡節小人懷惠期於圖報

皇上尚以子視臣恤其家事而臣不以父事

皇上國論紛起而不能持衮職有闕而不能補

非立

朝之節也臣前疏謂犬馬之身輕於一羽
皇上尚惟其疾之憂何況

皇上

天地

相宗付託之身而連日止爲委巷風聞之口書
生蠢直之言

疾威震怒起居未免失常臣暗無調護止辦哀
啼非報

恩之道也臣負此二罪謹藉自陳伏聽罷斥惟
是至情大義不忍愆然自顧身名遂忘
國事輒有區區芹曝之獻可以防未然佐
明德者凡人君有內愧之真情深謀之密事而
臣下矢口觸之則有所不堪若如近日金
寶等項訛傳則事無蹤影心無愧怍正足
資

皇上一笑而不必怒也凡聽言之道先虛其心
次辨其理心虛則芻蕘皆可擇心實則肝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膽皆可疑然疑在理內猶可說也若張居
正馮保之疑則理外矣且

皇上不見先年抗疏攻居正之艾穆非即居正
之同鄉乎以此推之足以知中外言雙言
黨俱非公論不可信也凡臺諫言事欲動
上聽往往至於過激要在

明主折衷處斷以服其心降色優容以養其氣
即如張鯨之事

皇上恩威操縱業已兩全使自此旋霽風雷別
無根蔓則

朝堂豈更有一事者東隅雖往桑榆尚可收
也凡廷杖非正刑

先朝雖間一行之亦未有逮鞫廷杖并於一人
一時者臣每在閣中見犯人下鎮撫司

旨意惟強盜大逆則有好生打問字樣今以加
之言官而又行廷杖則似於強盜大逆之
上更加一等竊恐未安聞張居正擅權時
要籍人口故將

世宗晚年遺劄盡行進
御名雖效忠其實有導

皇上刑辱言官自爲已地之意今
皇上必欲法

祖則自有良法美意可師而居正乃萬世罪人
豈可旣發其奸而又行其志也凡閣臣受
心膂之託於外廷疏而於

皇上親近者臣等每事調解原不爲諫臣市恩
亦不爲一身逃謗誠恐言壅及潰事激反

傷欲以明

覆載之無私示

宮府之一體耳

皇上儻諒其心則不必疑其言儻疑其言則不
必用其人此政本重地不當但爲臣等姑
息體面而已也諸如此類皆急時難諍平
時可思言時無味用時有力

聖人舉動不可再誤天下人心不可再拂愚臣
垂死諄諄之言不可再瀆伏望

王...卷三十一
皇上垂日月之光先將臣罷斥以正失職之罪
然後虚心平氣採納臣言則

寵逾十札

恩藉再生臣首丘骸骨死且不朽不然

皇上先年之召臣止召一僨轅之牛而今日之
留臣止留一幕羶之蟻臣之身名不足惜
而如

聖德何哉如

國事何哉臣不勝

恩深義激待罪請

命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直亮敷陳讜言朕方嘉納眷倚豈
可遽自引退宜即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

到閣陳謝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茲者該元輔時行傳奉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御劄

云

欽此臣盥手伏誦且感且慙已經合

疏陳謝隨赴鴻臚寺報名

朝見以慰

聖懷不敢再瀆外已復念三臣奉

諭總爲張鯨未了公事而

諭中獨提出臣家門私故慰藉惓惓臣涕泣讀

過當即傳示臣母臣妻臣男臣婿以及舉

家老幼僕妾無不稽顙叩

天合詞頌

聖以助臣之悲感籲戴者伏念臣本以福過生

災自貽情累而又愚不能自割病不能自

持以上累

皇上屈至尊而問兒女之私塵

手詔而辱不祥之事且

諭以治生之道斷其再

上之章煦如陽春慈如保母臣一息尚存心非

木石至此而復愛惜頂踵規避嫌譏自捐

覆載之外豈復成人類哉顧臣年迫衰頹病且

偃蹇雖復強食偷視苟全一日之生然

皇上即今天日明斷山海茹納業已厭快人心

臣雖出也終無一事可以仰裨

聖慮之萬分而俯塞人言之責備者言念及此

臣之徼福愈不能堪而恐重以益疾為

皇上憂耳臣不勝感

知驚寵誓死圖報之誠為此具疏陳謝以

聞

三十二卷終

書